

橋川時雄印贈

國朝乾嘉間學者揚州爲盛揚州之學高郵王氏父子儀徵相繼振微茫絕陶染後進最稱大師餘若李大令惲汪明經中焦孝廉張江上舍藩藍亦皆根柢漢儒癖章古學粹然成一家言至於袁持遺經綿歷數世師傳不失如古大小歐陽尙書平原高氏世習騁詩之比則莫如儀徵實應爾劉氏儀徵之劉自孟瞻伯山兩先生至恭甫明經皆世左氏學實應之劉自端臨楚頑兩先生至我友叔倪孝廉皆世論語學顧左氏傳疏以三書纂輯之勤尙未卒業而論語正義則楚頑先生世編稿已具君遂足成之爲定於同治丙寅宣國海內學人羣仰秘注爾餘年君讀書日益博復如

集備先古。參以並世諸家之說。錄事件繁。題曰。論語正義補。其中經文
與義。皆前編所未及。而精審翔實。厥略相等。如博不習乎。魯讀傳爲專。引
廣雅。專業也。而正近儒增字訓釋之非。策可訂桂枝說文義。證於寸寸之
誤。苟志於仁矣。讀苟爲居。勿反。謂苟爲謹。勸之義。引申之。則爲誠。下篇問
子之不欲。苟有用我者。苟合苟元。苟美。皆訓誠。亦當讀居力反。策買子貢
術篇。忘操。操果爲之誠。苟訓爲誠。卽急敷之意。經典苟字誤從卹。故荀行
術。讀賜禮記。賓爲苟。故。釋文無音。是唐以前已不識苟字矣。德不孤必有
隣。問文選。字少卿。答蘇武書。注臨。訓隣爲致。乃六朝經術腐訛之聲。存
者。自行宋修以上。據書大傳。太公酌酒切脰。陰爲誦學之禮。謂古者事師

有修脯爲賢。案書經典。二生一死。賢士相見。禮賢各用。雖夏用脰。雖注夏用脰。備臍臭也。是賢用修脯之證。億則中。據趙絕書。賢殖言與論。合亦西漢舊解。魯衛之政。引在陽太守周儼功勳。銘。適言魯衛之政。廢二南之澤。又謂詩於二南之後。次以邶鄘。所以見美於諸國。也列三頌。故不與周詩相次。以此申明。包說可止。後儒就義。世言之。必也。狂狷乎。據中庸篇。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謂賢者即狂。不肖者即狷。案案經。獨行傳。用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是中庸即中行。故以賢不肖釋狂狷。案解。最詳。公伯寮。微則覺。引證語。摘補。公伯寮。手掘。直則。是謂疾。惡。謂其後。或淫。再爲。蓋士。今案。經文。公伯寮。水仲。仲。我子。遊。公治。長子。

夏之次是。的然孔門弟子。又爲史遷馬季長增一佐證。蓋察惟疾惡而過
乎中。故有勸子路之事。諺曰俗儒。未可援以難史記也。凡此諸條。誼至精
確。皆前人未發之蘊。有功經訓甚巨。竊維國家右文稽古。鴻生魁壘。靡不
讀宋祔唐。易書詩儀禮春秋公羊穀梁等經。爾雅孟子皆有全疏。雖繩較
不一。以視六朝唐宋諸家疏證。實已過之。惟論語獨闕。蓋四子書限於令
甲場屋程藝。墨守宋儒。無敢踰越。故乾嘉諸老師治此經者。較談江都徐
文學復。嘗著疏證。見漢學師承記。及汪氏錄經文。其書不傳。以領蔚所聞
近今爲此香君家之外。有吳縣潘氏父子。明如魯侯兩明經。潘書集古注
此承用集解。猶江孫二家尙書與王氏後案。略例小異。其爲漢學一也。頌

於庚午歲讀嘉興李氏左傳賈服注輯述始讀君名傾想十年及是來鄂
乃盍朋我適從之暇謬承盼睵命弁厥端泚筆應教深自愧已長洲王頌
爵敬序





論語正義

卷之八 季氏篇第十

犯上作亂 是疏犯 謂謀爭也 上謂君親也 故熊琏云 季氏之人志在和

欲先聲奪目 若親有日月之過 不得無犯 顏之詠 然則忠也 何嘗

非之哉 無氏備禮疏 引皇熊說申之云 犯謂而說在 唐宋以後視爲由

言之背 而聖人則以爲忠誠之愛 則雖比干不得已而爲之 然雖或

犯而直諫 痛心責不舒也 漢書蓋寬高傳云 好言事 則訖奸 犯上意奸

謂即古昔干干犯上意 即犯上 又叙傳云 禍福帝性 進人直言 是以

王師覆亡 禍等 雖此等 而劉向杜預至 聖宋雲之 楚 楚 楚 犯上 後漢

有司或亦云此罪雖重止此止焉絕無而決古之過也。蓋記云等
有司其可乎。可當可當。而生可殺。而不可使爲。此法。則雖事社
之。則此所云作。非必字。通乃爲作。此世。皇氏熊氏尚知古人
事君之。故用以。此。丘氏生於唐。遂免犯。而不可爲犯上。
增出法令二字。顧擊策之人。不犯上不浮。通。何得有子書之。先修慈柔
因之。不顧而。于。之。夜。則曰。匹夫。通。志。君而。計。敢不自討。
免。入。秋。師。而。死。移。之。犯。同。出。于。一。時。思。而。自。答。即。此。有。子。所。云
犯上。正修之所。云。達。志。於。君。爾。目。有。子。之。意。不。明。遂。以。犯。而。諒。爲。常。
至。明。人。有。以。埋。勝。君。之。說。始。以。不。平。歸。咎。於。君。何。於。城。門。而。哭。指。斥。以。



明其直由犯顏至於滿腹事君之禮身入於亂而不自知案焦說是也
曲禮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孔子於五諫取諫諫諫即不顯諫也太
戴禮曾子事父母云孝子之諫違善而不取爭辨者作亂之所由
興也由己為無咎則備由己為賢人則亂曾子所言與有子意同若然
子路問事君子云勿貶也而犯之檀弓云爭若犯而無禮二文言犯
無諫辭者彼之犯也雖其辭與此言犯此詞同意別也與樊子問見
又平漢書叙傳又云建節質直犯上干色

傳不習乎曰鄉往發讀傳為再案廣雅釋詁再讀也案即讀案之案鄉
禮記注云案謂篇卷也此再亦即謂篇卷說文才部事六寸箴也裴松

之三國志注，傳手版也。蓋尋繹並有版義，說文業亦爲大版，古經猶多
釋者於版曰尋日業，文殊義同。宋氏發微，趙氏溫故錄，以尋與業釋尋，則
之尋，猶尋爲訓，義亦近也。實則尋土于白，作尋，則尋與業同。尋與業同，
業與尋同，先祖釋義，較篇引左傳釋文，徐廣語，與裴氏同。見食舊
子論，尋與業之小者，說文云，六寸，君令所接，海之類，古論語，尋與業
與寸策，是則管子所持又小於策也。然此特爲鄭注所引，魯論作證，可
尋與業，則經義仍當作尋，與三省之說，適當。尋與業，尋與業，尋與業，
敬事，管子形勢解，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
業間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勤忘其事。

王公將出幾乎言者其利也乎雖遇者其意無有餘而不也而意阻無

夕失其功

賢賢易色章管子戒篇內不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

是亡其身者也

學則不固荀子勸學篇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

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天

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貢之思氣以通之爲其人以處

之除其害者以好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

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

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天是之謂德操

爲政以德。管子戒篇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爲而成，不
召而至，是德也。故天不動而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君不動而政令陳下，而萬
物成，心不動而四肢自美，目而萬物情以貢，又思察以應之，爲其入以則
思無邪。程廷祚魯論說曰：詩有易知有難知，易知者二南與二雅之正
者是也，難知者國風二雅之變者是也。夫子繫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
其意無他，欲明爲正爲變之有同歸而已。又曰：詩本性情，情之所感不
一，而風雅既變，時之所值又殊，喜怒哀樂多不得平，寄懷託諷，或暗或
其指，詩序有云：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
王之澤也。發乎情者其辭，止乎禮義者其意，辭有類於不正，而意則無

不正也。孟子曰：不以辭害意，故讀詩而不得其作之之意，則辭難知矣。

又彼以小弁爲小人之詩，以鄭衛爲淫者之詩，皆不知作詩之意者也。又

曰：夫子不曰誦詩而曰詩，此明詩之本無邪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

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非淫非亂，而可以謂之邪乎？夫風雅雖變，而先

王之澤未泯，賢人君子生乎其間，因時憂俗，作爲詩歌，實君上之一悟。

所謂止乎禮義者，在是，所謂可以興，可以觀者，亦在是，故天子謂之無

邪者，非爲二南與正雅媚之也。言而不淫，怨而不亂，非率也。

孔子答語人人不同，不唯孔子之說云：昔者蒞訪政，弟子問之，仲尼答之。

言人人異辭，蓋因事託說，隨時新意。大天孟九賦則

孟孫。白虎通姓名篇。顯最稱孟。魯大夫孟氏是也。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大戴禮。曾子大孝篇。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故不敬乎。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流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直。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賊及乎身。故不敬乎。故蒸熟辭養。官而進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者。幽入者稱顯焉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禮記。祭統。天屬則謂之親。故曰。夫孝經援卿契。無人之孝曰畜。之本無謂也。太史公曰。陶風教。而攻乎異端。仲狄氏。示奇論。語實疑曰。劉德文心離龍。尼父陳訓。惡夫異端。此解攻爲攻。則已當訓止。然則其許之意。限於此矣。

臨之以莊則敬。管子形勢解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
動作濫衣冠惰則臣下輕之。

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三國志魏武帝紀注引魏氏春秋曰王曰施於有

政是亦為政。謂治民也。大小

大軍無親小軍無親。事非子外備說引墨子曰不如為車戰者巧也用

咫尺米不費。朝奉事而引三十石之任。墨子魯問篇云不如省之為

車戰。須臾則三寸之木而伍五十石之重。是說雖難。然亦有古言也。容

小兒之交選。韓子建也。按注引韓子曰文辭不執。雖無四寸之鐵。則車不

行。水在則大者不成也。選也。雖難。然亦有古言也。容

文選釋義此已見正義引通鑑錄蓋出太平御覽文選注駁此為問

小車汪士鐘曰羊車無郭云車羊門不詳所謂懸羊車之誤到而脫

薪稱門也關羊即關猪關虎關獸之類如言輿車矣關之言函言止容

羊故為小車蓋獵車也後鄭遂為蓋晉輿服志羊即定張車居官中從

大客所乘為輅輪人漢時官中載諸物隨行幸者輿曲禮上注定安其旅

挽之以行故曰輅注量車之數按帷幪幪帝大小次

皆張之輅以載諸物故曰小車

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漢書吳敬傳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

謂不相復也

又輿詩外傳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以正